

最早最厚實的青—台灣樟樹略聞

文 ■ 劉克襄 ■ 詩人、自然作家、小說家

春天時，最喜歡遠眺中低海拔的原始森林了。

許多山坡上，一團團淡綠的樹叢，從層次濃綠的林海中。清亮而鮮明地綻放，瑰麗地展現了台灣森林最嫵媚的青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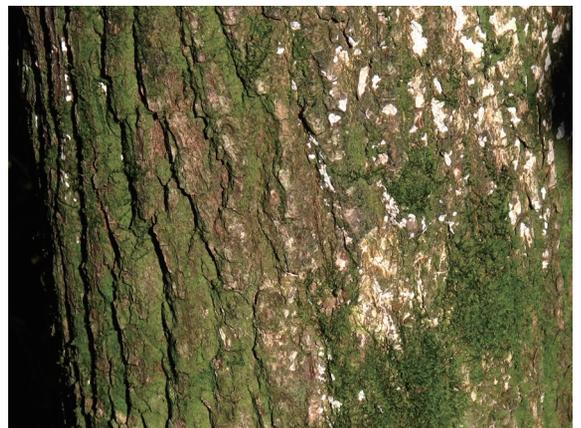
這種青色，稍通植物者皆知，那是樹木初初發端的嫩葉。小芽苞舒展了，正準備盛開的當口。許多樹種都是從這種淡綠開始，逐漸邁入生命的輝煌時期。樟樹亦然。但唯有樟樹的淡綠色澤特別集中，成團成塊，特別凝聚，從遠方一看，便清楚分曉。

這時在台灣各地淺山環境旅行，尤其是中北部地區，遠遠望著山坡，綠色盎然的林

子，若有一叢的綠意特別輕淺鮮亮，煥發著生命再次蘊育色澤的，想必就是它們了。

台灣的樟樹大抵有7種，什麼栲樟、冇樟、牛樟、油樟等等，其實不易清楚區分。但我所遠眺的是最常見而普遍的本樟，大家應該都熟識。樹幹皮展現清楚的縱向深溝，猶如理性之線條，整株具有芳香，故而也有一稱呼，香樟。薄薄的革質，三出脈。摸每一小葉，輕揉之，即有香氣釋出。夏季開綠白色小花，湊近聞之，也會溢出一絲甜香。

而其漿果球形，成熟時轉為黑色，孩提時玩打戰遊戲，沒子彈了便以它取代朴子仔，裝進竹槍裡。這種籽，叫聲粗啞的樹鵲





最善食，一邊吃還可吐出外皮，如人們吃瓜子，常吐得樹下都是。

再說葉子，端午時節，有些傳統市場仍有人採集一把，10元5元賣著，據說那芳香泡熱水可以避邪。漢人並未有此一禮俗，後來我猜想這種簡易沐浴的土方，可能學自泰雅族婦女的淨身習慣，而非漢人的傳統風俗。

至於整棵樹身，許多小鄉鎮都常以其老樹為神祇，旁邊還立有土地公之類的廟寺。那種信仰的虔誠，其實也映照了樟樹、自然環境和我們之間的美好關係。至於，現代都會以樟樹植為行道，形成綠色隧道，或做為建築庭園的美化樹木，其實都有重新正視本地植物，兼考量其對人類居住空間帶來正面意義的美學思維。

以前樟樹的分布並沒什太嚴格的拘限，



除了多風的稜線，或者過於潮溼的山谷較少生長外，幾乎各地都普遍存在。從淺山到深山，零星散佈者有之，或有集聚二三十棵的狀態。總之是不擇地形貧瘠，一有機會便努力生長的強健樹種。除了南部墾丁地區，幾乎全島分布。北部海拔1,200公尺，南部1,800公尺以下山區大抵都可記錄。春天時，樟樹的青色因而相當容易發現，或可以做為憑斷整個山坡有多少樟樹的依據。

我們甚而可從春天嫩葉的團數，大致估量這山頭的原始係數，自然環境的豐腴。樟樹不僅在低海拔，和江某、香楠、樹杞等森林的優勢族群混合生長，在中海拔也和大量殼斗科並存，參雜於其多樣物種的生存空間。

樟樹愈多，當然也映證著此地環境的美好。以前在當自然老師，解說台灣山區自然環境的內涵時，總是這般欣喜地描述著。或許也是如此親密的關係吧，每每看到這種山坡環境的尋常青色，就有著說不上來的溫煦，那是筆墨難以形容，一種自然環境的魅力。每年時節一到，便無端地懷念。

我也喜愛把這青色和其它花開時節並列，視為時節重要的分際。譬如3月山櫻花紫紅花朵綻放，4月相思樹黃花盛開、5月油桐樹白花簇擁，都是季節的風向指標。樟樹葉的淡綠則大抵是3、4月之交，季節暖活時緩緩舒展而出。看到這青，意味著初春來了。身為台灣中低海拔森林的主要成員，樟樹從不曾缺席，而是為數龐大地存在，成為山林的印記。

數百年前，台灣山坡地尚未開發，這種

樟樹每年新綠一番的生長外貌，當然也普遍地存在於過去的原始森林。只可惜，文獻幾無特別記載，但我深信，當時入山的漢人勢必也要遠眺，或許不像我這樣遊客般心領神會地享受美景，但一定也會採用我那種觀察方法，依憑為開採樟腦的重要辨認原則。

只是一般人對樟樹的熟悉，絕對不是以色澤的辨識為主，更多的熟悉，還是來自於樟腦的使用。樟樹並非世界性的普遍樹種，它只產於東亞少數地區，諸如大陸江南、日本、琉球和越南等地。

台灣溫暖潮溼的山區則是分布最廣泛的地點。以樟樹製作樟腦，據說遠自鄭荷時代便開始。17世初葉時，鄭芝龍與日本交易的內容，就有來自台灣的樟腦。相傳鄭芝龍父子以台灣為海盜基地時，製腦的技術即由對岸漳泉之地的移民，跟隨而來，進而奠定了台灣樟腦事業的基礎。

到了清朝，當時的人或許還不懂得植物的分類和樹種特性，但將台灣納入版圖時已然知悉，樟樹是重要的寶藏。它的用途相當廣泛，除了製作樟腦做為驅蟲的藥丸、還可當作醫學、香料精油，或者加強火藥的爆炸威力，而且還是傢俱造船最好的原料。

1825年時，清廷還在艋舺及恆春南北兩地，分別設立軍工料館，兼辦樟腦事物。軍工匠除在近山採伐樟木外，也生產樟腦，做為工匠的資金補助。其實早在領台後，清朝即下令封禁蕃地，禁止私入山林伐木製腦，唯有得到特許的軍工匠才可以生產，形成官方獨佔的事業。但也因樟腦利潤豐厚，難免會出現甘冒風

險，犯法入山私煉樟腦的人。同時，陸續引發和原住民間的衝突和戰爭。

樟樹如何做為樟腦，其過程相當簡易。當時採伐樟樹的人叫腦丁，屯墾山區的客家人尤其佔多數。他們將樟樹頭刨成一片片薄片，放入附近的腦炊中蒸至高溫，上面倒放土陶缸。樟腦蒸氣遇溫度較低的陶缸，會在裡面自動凝結。十來天後，拿下霜狀晶體的半凝結物，就是樟腦。

這種製腦的過程，如今在台13線北上銅鑼的公路旁，製腦工廠可見。方法和原理跟過去相仿，只是改由金屬的鍋爐，取代以前木製的腦炊。

樟腦在台灣의 提煉，日後會大大興盛，最後成為世界第一產地，主要是因應市場的需求。19世紀中葉，英國商人便經常出現在台灣沿海一帶，進行樟腦與鴉片巷幻的走私貿易。這時的交易多半是私煎的樟腦。1860年台灣開港，樟腦更成為開港通商後重要的出口貨品。

樟樹因而成為台灣物產的某一代名詞，甚而畫上等號，成為「樟樹王國」。外國人也對樟樹的生長環境，那漢人難以進入的中低海拔山區，始終充滿憧憬。

英國駐淡水領事，博物學者郇和（R.Swinhoe）1858年搭乘軍艦環繞全島調查，兩年後在「朱鷺」（IBIS）鳥學雜誌發表採集鳥類時的前言敘述，便道出了歐洲人對樟樹環境的好奇，同時幽默地暗指著，樟樹林的蒼鬱代表著自然生態的豐腴：「以樟樹為主的廣邈森林，覆蓋著高大覆有殘雪的山



巒，無疑的擁有許多科學界尚未知曉的生物新種。除非我們能獲得在中國自由旅行的權利，否則我們很難到那兒採集；縱使中國的福爾摩沙向歐洲開放，要登上這些美麗的高山也充滿危險，因為那兒生活著極端強悍的土著部落。」

就不知2年後，郇和調升為英國駐台領事，是否見過樟樹嫩葉的青色。那一年郇和環島時已經是6月盛夏，樟樹的青色已經轉為尋常的濃綠。我們若遠眺這樣的山坡森林，樟樹是不容易辨認的。樟樹彷彿經過一次輪迴，再度融合於森林的原色，或者讓濃綠的森林更加蒼鬱了。

但根據文獻的記載，郇和最後一次在台灣旅行是1866年2月，深入六龜的山區，或許有機會看到樟樹的嫩芽冒出。那一回，在觀察特有亞種鳥類朱鸕的採集報告裡，他再次提到了樟樹：「這種鳥棲息於福爾摩沙山區，通常在較深遠的山谷裡，展現牠綺麗的羽色，並且停棲於巨大枝葉間的樟樹上。這種樟樹往往間隔著，高聳於糾葛的林間。」

郇和對樟樹的敏感其來有自。沒隔2年，英商「怡記洋行」繼續以私購樟腦的方式，準備運出口。結果，被清政府查扣了。英商前赴談判時也被襲擊。英國馬上從香港出兵，引發「樟腦糾紛事件」。此一事件後，清朝被迫取消樟腦官辦。外商則堂而皇之地進入內地採買，進而主導台灣樟腦業的發展。郇和也因為參與此事的協商，博物學者的美好形象，難免受到日後台灣史學者的扣分。

早年台灣史著名人物裡對樟樹最有感情

糾葛的人，還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劉銘傳。1886年時，鑑於私煎樟腦容易產生爭端，以及跟原住民發生衝突。來台時不斷和泰雅族作戰的劉銘傳，積極地再把樟腦改為官辦，準備挪移收入，做為「開山撫番」的經費。我大膽猜想，他帶兵在大漢溪上游的角板山等山區紮營，長期和泰雅族人作戰時，想必也見識過許多樟樹的森林，甚至熟識了樟樹的色澤。

但劉銘傳的企圖緩不濟急，國際間對樟腦的需求增加，加上私煎樟腦難以遏止。這一措施自然遭到外商強的烈抗議。到了1890年時，樟腦專賣的制度再度除。相反地，外商繼續憑藉列強的政治勢力，以此做為後盾，再挾強勢的資金為挹注，到處入山採購，進而獨佔台灣樟腦的經銷權。其實，這也告知樟樹的濫伐行動始終不曾停止，台灣中低海拔森林的破壞，自清朝末年已經全面發端。

到了20世紀初，日治時代樟樹的開採更是全面，美國駐台記者禮密臣（J.W. Davision）關心台灣樟腦的開採，特別從台北遠訪苗栗南庄的四十份，觀察樟腦開採和提煉的情形。

這位記者被譽為當年「扶輪社的馬可波羅」，知曉台灣是全世界樟樹最豐富的產地。他在自己的台灣史鉅著《臺灣的過去與現在》裡如此誠懇地描述，我們更可清楚早年樟樹的生長狀況：「我所看到的林中並非皆是樟樹。事實上，不過是長在那裡的幾種樹木中之一。固然在那裡有各樣各種大小的

樟樹。可是，樟腦工人所最希望的大樟樹，只是依稀散在，有時只有幾棵，相隔3分之1英里以上。在台灣樟樹會達到極高極粗大，而可稱為森林之王。」

禮密臣對樟樹的開採一方面樂觀，卻也感到憂心，不禁提出了淨言：「杞憂者縱然有種種說法，台灣所供應之樟樹，照現在的速度繼續砍伐，樟林之涸竭採光，足可維持全世界下世紀全世紀之用。可是，這並不是意味著，像現在這樣一味砍下去就可以。倘若政府不採取什麼造林制度，補充砍採之樹木的話，那也過於近視，將來的福祉，應與現在之繁榮相提並論才對。」

如此的外人諍言，不只一位。1910年代，英國植物探險家卜萊斯（Price, William Robert 1886~1980）接受日本林業單位官員的邀請，前來台灣訪問。後來在著作的回憶裡，對樟樹以及台灣森林的狀況，也有憂心忡忡地敘述：「就樟樹及松柏植物而言，台灣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。但那美麗的阿里山森林幾已不再，大片樟樹也已消失。我曾經對中央山脈北段森林懷抱一絲希望。1912年時，那兒是獵頭的泰雅族之最後根據地，當時我無法進入宛如野生動植物生長的天堂，但是如今這些森林也已經不在了。」

憂心森林破壞的論述，以樟樹做為警訊指標者，不僅代代出現有志之士，甚而提出讓人愈加驚心的數據和實證。晚近幾年生態學者陳玉峰，即以日據時代的樟樹調查，提出可怕的呼籲：「台灣樟樹在經歷了明、清的低地伐採後，自低山以迄海拔約1,500公尺之間廣袤

亞熱帶地域，幾近於所有樟樹的總清算，得知了樟樹在全島的分布面積約有110多萬甲……以年產量500萬斤，推算可砍伐約20到30年。即此次調查奠定了台灣成為20世紀初期全球最大樟腦輸出地的美譽，也伏下了今之『樟樹王國』完全淪亡的結局。」這條護守台灣森林的第一道綠色長城，遭到嚴重砍伐，後來也被他悲憤地視為，台灣森林指標性破壞的開始。

這一日據時代的樟樹精準普查，也提供了我浪漫遐想的基礎。百年前，我若像劉銘傳或邵和一樣遠眺春天的森林，相信那淡綠會更加綿密。從低海拔到中海拔，一條寬厚的淡綠色森林長城，勢必從台灣頭，連綿到南台灣去。而到了夏天，那淡綠轉深了，綠色長城更轉換成濃郁的墨綠，繼續蓊鬱著。

100年前，那位年輕的英國人卜萊斯，深入台灣的山區眺望時，面對這種樟樹為優勢的森林就不自覺地發出驚歎，形容為：「綠色海洋」。

我的美好想像，大概就是這樣的最高情境吧。那樣的環境方能為台灣的各種動物，提供滋生不息的食物，形成豐富的食物鏈。那樣的原始荒野，才是最讓人安心的青色。🌲

